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会唱歌的果实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文心出版社



马国兴 王彦艳 主编

风铃鸟系列美文读物

|会|唱|歌|的果实

文心出版社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会唱歌的果实 / 马国兴, 王彦艳主编. — 郑州 :
文心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 - 7 - 5510 - 0841 - 9

I. ①会… II. ①马… ②王… III. ①小小说 - 小说
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5219 号

出版社:文心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全国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00 毫米×960 毫米 1 / 16

印张:12

字数:150 千字

印数:1 - 5 000 册

版次:2016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 - 7 - 5510 - 0841 - 9

定价:22. 60 元



目录 } Contents

- 神奇之泉 / 谢志强 001
- 会唱歌的果实 / 谢志强 004
- 收购烦恼 / 谢志强 008
- 佛缘 / 刘国芳 011
- 放下 / 刘国芳 015
- 花在眼前 / 刘国芳 017
- 善良的回报 / 邢庆杰 020
- 搭车记 / 邢庆杰 023
- 门外的父亲 / 韩昌盛 027
- 母亲 / 韩昌盛 029
- 美丽事件 / 韩昌盛 032
- 不愿回家的男孩 / 何百源 034
- 赵校 / 何百源 037
- 生命的构成 / 何百源 040
- 大卫搭车 / 刘会然 042
- 大卫就诊 / 刘会然 045
- 听说哈图是英雄 / 何君华 048
- 手术 / 何君华 052



- 希仁花 / 何君华 056
马大能耐 / 王庆献 060
马大鞭子 / 王庆献 064
马大架子 / 王庆献 067
屋顶上的油菜花 / 刘靖安 070
桃花扇 / 刘靖安 073
桃花坞 / 刘靖安 077
寂寞时代 / 金波 080
网络时代 / 金波 084
数字时代 / 金波 088
大官庄的官 / 王天瑞 091
看娘 / 王天瑞 094
驴幌 / 王天瑞 097
解放 / 郝志华 100
不虚此行 / 郝志华 103
大哥 / 郝志华 105
感谢父亲 / 吴富明 107
归隐 / 吴富明 110
目光之喜 / 吴富明 113
白玉镯 / 白禾 116
胃痛 / 白禾 120
断桥 / 王巍 124
我的表舅 / 王巍 127
哭羊 / 王巍 130
一只著名的猫 / 牟丕志 133
焦尾琴 / 文立 137



目
录

曹操 / 文立	141
海霞与丁香 / 林旭	145
建功 / 林旭	148
运气 / 林旭	151
在音乐中成长 / 李亚琼	154
假如死神突然降临 / 李亚琼	157
有趣的职业怪癖 / 李亚琼	160
王老实 / 刘广荣	162
安全管理员老陈 / 刘广荣	164
停车 / 刘广荣	167
抢劫 / 吴明华	169
刀削面 / 吴明华	173
小桥 / 吴明华	176
拜佛 / 王玉强	179
修塔 / 王玉强	182
一串数字 / 王玉强	184



神奇之泉

○谢志强

我听过无数个口头版本的神奇之泉的故事——关于绿洲和沙漠的故事，绿洲和沙漠在漫长岁月里不停转换，现在的沙漠可能是过去的绿洲，过去的沙漠可能是现在的绿洲。绿洲和沙漠能发出不同的声音。我在斯文·赫定的探险生涯传记里看到唯一一个文字记载的版本，也是一种传说，主人公是诗人克曼。我还是倾向主人公是国王。我的记录细节可能文学化了。

国王泉自知劫数已到。弥留之际，他召来已亲政的年轻王子沙。泉贴着沙的耳朵，断断续续地说了泉的来历。

国王泉笑着叙说了王宫内外无数人寻觅的神奇之泉，实际已装在他的床头三个瓶内。确实存在过传说中的神奇之泉，许多臣民寻觅神奇之泉，付出了一生的时间，寻觅、研究神奇之泉已形成了一个行业、一门学问，有关考证、探讨的书籍汗牛充栋。

国王泉示意儿子沙取出枕底一个匣子里的三个小瓶，说：我留给你的疆域都是暂时的，这些年，或大或小，可是，王权是永恒的，它依靠盛在三个小瓶里的泉水，你是我唯一靠得住的人了。

沙掩饰住喜悦，因为，他曾瞒着父王差遣一批人马寻觅过神奇之泉。他说：父王，江山永远在您浩荡的王权支配之下。



国王泉流露出慈爱之情，他终于说出了三瓶神奇之泉的使用方法：你把第一瓶泉水滴在死者的身上，死者的灵魂就返回躯体，你把第二瓶泉水滴在死者的身上，死者就要端坐起来，你把第三瓶泉水滴在端坐起来的死者身上，他便彻底地复活了。

国王泉无力地指着自己的身体，那是暗示，接着呼出了生命最后的一口气息。沙收藏起三瓶神泉，立即发丧。国王驾崩，举国上下进入了隆重的哀悼仪式。沙登基了。

沙登基那年，立即委任贴身护卫担任侍卫将军。转眼三十个春秋，国内纷报沙漠蚕食着绿洲，那是势不可当的“军队”，由一粒一粒沙子组成。沙的幻觉中闪出他培植的军队反戈一击，冲着他来了。

沙征战边关，抵御了无数外夷的侵扰，可面对沙漠的进犯，却无能为力。他想到父王泉赐他的封号——沙。这是宿命。沙子无声无息地威逼着他的王权。他感到自己衰老了，站在死亡阴影笼罩的门槛的当儿，他唤来了侍卫将军。

沙赞赏了将军忠心耿耿跟随他这么多年，辅佐了两代国王——当初是国王泉的仆人。沙揣度王子漠已窥伺着他的王位，他不愿漠看见他的衰竭。他让将军替他浴身。

沙重复了国王泉的话——怎么使用三瓶神泉。随即，他停止了呼吸，只是，他的双眼没有合拢，保持着威严凝神的样子，仿佛他期待着即刻步入另一番天地。侍卫将军滴了第一瓶和第二瓶泉水，沙坐了起来。他的白发枯树逢春一般泛出墨色的生机。

将军捏着第三个瓶子，似乎犹豫了。沙坐着，厉声道：再洗呀，再洗呀。将军说：尊敬的陛下，我奉国王泉的口谕，只让你坐着，我只忠于一个主子。

不过，将军还是惊慌了，他没料到尸体能发出那么粗暴的声音。他本来打算留下第三瓶，可是，毕竟乱了手脚，竟一时失手了，瓶子落



在花岗石地板上,清脆地碎裂开来。

顿时,奇迹出现了。落下瓶子的地方涌起了泉水,又蔓延开去。泉水所到之处,久渴的地面纷纷长出了绿色——草呀、花呀、树呀,好像企盼已久。干涸的河床又注入了流水,两岸泛绿,泉水复活了大地。

沙坐在床上,眼睁睁地望着泉水不息地流淌,他的喉咙已嘶哑,他仍在喊:再洗呀,再洗呀。

后来,人们还能听到沙的喊声。可是,泉水的神奇只在大地上显示。将军被沙的儿子秘密处决了,临刑前,他说:泉水和我一样,只忠于一个主子,泉水的主子是大地。

现在,只有在绿洲外围的沙漠还可以听见沙的喊叫:再洗呀,再洗呀。那是沙漠的呼唤。据说,国王沙的躯体分化为了沙子,泉水对它不起作用。时间改变着又隐藏着事和物,留下的只是恐惧或敬畏。人们不愿轻易接近沙漠——它贪婪地吸吮着可能出现的物体的水分,无奈,它是永恒的沙漠。还有王子漠,岁月让他们的躯体变成了沙漠——发出声音的沙子,听起来像悦耳的音乐。



会唱歌的果实

○谢志强

童连长派我去守护瓜地，倒也暗合我的性格。我的性格孤僻内向，按连长的说法是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来。

可是，我喜欢默默地聆听大自然的声音，鸟呀、树呀、风呀、雨呀，我能听懂它们的述说，那简直是音乐。

连队的瓜地有一棵可一人搂抱那么粗的胡杨树，独立的一棵。瓜地处在绿洲和沙漠的结合部，沙地长的哈密瓜、西瓜很甜很沙。

瓜棚就搭在胡杨树树下，树身是个梁柱。早晨，傍晚，我听着棚顶的枝丫里的麻雀叽叽喳喳地说话，仿如在开一个没完没了的会。听久了，就像是麻雀的合唱——那是起床的序曲和催眠的晚唱。

胡杨树有两种叶形，上边是圆叶，像杨树叶；下边是眉叶，像柳树叶。枝叶很繁盛，阳光都刺不进，落在地上，是一片偌大的阴凉。沙漠边缘热得耀眼，却凉爽，配着沙漠拂过来的风，又充入了树叶清新的气息。

我不知道树上栖着多少只麻雀，它们什么时候飞入，什么时候离开。凭着叽叽喳喳的吟唱，可以推测像一个连队数百号职工集中开会一样。

我接受护瓜任务时，瓜蛋子只有核桃那么大，可它们吹气球那样



地在生长。我猜，它们在听麻雀的吟唱，我甚至感到瓜们幸福的樣子，而且，瓜们也在哼唱，后来，我听到风拂过瓜地的声音。

我称树上栖的麻雀是“会唱歌的果实”。胡杨树不结果，所以，它十分珍惜栖在它身体里的麻雀，护着掩着。我站在树下，看不见麻雀，只能听见麻雀的歌唱。而且，我想象着麻雀的唱词——有那么多可爱的瓜们当忠实的听众。

甚至，我能听见瓜们发出的微笑——那是甜甜的瓜汁，我以为，只有陶醉在美妙的歌声里，它的心窝才孕育着甜蜜。第一次卸瓜，连队的职工反应是今年的瓜特别甜。

连长认为是选对了土地。这片瓜地成熟的瓜比农场其他的瓜竟提早了半个月。我看见平时跟我交往的职工——瓜汁的甜蜜很快反映在他们的脸上，我想，那是哈密瓜、西瓜享受了“会唱歌的果实”凝结的微笑，似乎人们在听“会唱歌的果实”的原唱。

连长说：“小伙子，看来，我派你派对了，你把瓜领导得那么甜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我每天都让瓜听歌。”

连长说：“下回，农场文艺汇演，你爆个冷门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会唱，我这莫合烟的嗓子，唱得别人非起鸡皮疙瘩不可。我能听见唱，瓜也能听见，瓜一听，它们就老是笑，笑得一肚子蜜甜。”

连长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你在编故事，一个人在那里守瓜就乱编了。”

我的话已经多了——我察觉，我是夹在社会和自然中间的一个角色，两头都没有接纳我，可我能听懂两头的声音。连长怎能理解？再说下去，他一定以为我大脑出了毛病，连长的眼神已流露出疑惑。

还有，连长相信胡杨树的果实吗？会唱歌的果实。胡杨树没有刻意结住果实，但那么多的果实不愿意离开胡杨树，果实会飞，它们



似乎知道我不会伤害它们。

反正，连长乐不可支，他派车向场部的首脑“进贡”，场部指定我们连里的瓜专门用来接待上边来视察的头儿。我对连长传达的场部首脑的赞赏无所谓，我欣慰的是“会唱歌的果实”已经得到认可。

连长说：“那是麻雀。”

我说：“我起了个名字，会唱歌的果实。”

连长说：“只要能叫瓜甜，使劲儿叫它们唱。”

我发现，连长出现，麻雀的歌唱戛然而止，好似一个猎手潜入了鸟儿栖息的树林。我暗暗地希望它们唱起来，甚至，我心里替它们领唱。只有风经过的树叶的喧哗，像是掩护我的“会唱歌的果实”，它们不敢暴露出来。这说明我和连长的差别。

九月，一地的瓜，像戴着头盔的伏兵，大的、小的，都匆匆地赶着去成熟，那是它们的结局——像是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，透出无奈和仓促，而胡杨树的叶片已经泛黄，成熟的黄色。不过，它的“果实”还是那么天真、执着，照样早早晚晚地吟唱，这是我的时间，我没有钟表。

那天晚上——沙漠涌来了浓重的乌云，蜻蜓低空忙碌着，我知道有一场暴雨将要来了。再过半个月，我又要回连队了，因为，要卸园了。

我听着麻雀的歌唱，有点异样。其中有不祥的声音，只有我能分辨出。歌声护送我进入梦乡。雷声惊醒了我。是雨声，夹着地面滚过的雷声，还有利剑般厮杀的闪电。后来，暴雨的单调喧嚣声淹没了一切声音。

我不安起来。暴雨冲刷着棚顶的树叶。短暂的雷阵雨过后是宁静，静得能听见雨水珠子的滴落。床下边水在淙淙流动。

清晨，我觉得缺少了什么。对了，没有歌唱了。我走出棚，地上躺了一片麻雀尸体，夹着落叶。我想不到枝叶中曾有过那么多的“会



唱歌的果实”——它们还没有成熟，却落了一地。它们的羽毛都浆湿了。

我收集起它们的尸体，挖了个坑，埋起来，好像把一本歌曲集藏起来。几天后，连队派一个青年班来卸园。足足装了三个拖斗。带上我的铺盖。

连队分配最后一批瓜。那天，连队宿舍门前的垃圾堆里丢满了剖开来的瓜，竟然都是生瓜蛋子，都弄不明白这个季节瓜咋还生，好像是我做了手脚，拖延了瓜的成熟。

我不声不响。这些瓜，最后的那些日子，再也听不见歌声了，它们听惯了歌声，没有歌声，就没有微笑——微笑的结晶是甜蜜的汁液。我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击落了一树“会唱歌的果实”。我说出来，连里的大人小孩都不会相信。我再也没见过一棵树上藏有那么多鸟儿。



收购烦恼

○谢志强

这天，一个人出现在这个死气沉沉的街区。他用电喇叭对着楼群：收购烦恼，收购烦恼啦，你有烦恼，我来收购。

这是清晨，太阳还没出来。波听这喊声，醒了，就烦起来，本来他还想睡个回笼觉。昨晚，夫妻吵了架，他出手推倒了妻子，妻子蹬了他一脚，他索性躺在长沙发上睡。

波推开窗，说：喊什么喊，睡觉都睡不安宁。

那个人顾自喊：你有烦恼吗？收购烦恼喽。

波没好气地说：走走，别处去喊。

那个人和气地说：这位先生，你有烦恼，我收进了，你就可以开心了。

波说：现在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你走开。

那个人笑了，还是继续喊，声音洪亮。

波躺下，再没睡意。那喊声，在他耳畔萦绕，他跳起来，有股劲儿怂恿着他，他穿起衣裤，下楼。

那个人殷勤地朝他笑，说：我知道你会来。

波说：你咋知道我有烦恼？

那个人说：这个小区有一股气息，是烦恼的气息，其实，不要回避



烦恼。

波说:我就是让你喊得睡不着,烦!

那个人说:你这烦不是因为睡不着,你结婚不久吧?

波说:又咋样?

那个人说:你和妻子吃进的是快乐,可生出的是烦恼,恩恩爱爱的一对夫妻,何必为一点小事烦恼呢?

波说:我倒是头一回见识,冒出这么个行当。

那个人说:烦恼也是废品,收购烦恼,留下快乐。

波想起昨晚他和妻子莫名其妙翻脸,说:怎么收购?

那个人说:便宜,你出十元,我就收走一个烦恼。

波说:还要我倒贴钱?收购纸板箱也要五毛一斤呢,好吧,算我赞助吧。

那个人掏出一个气球,说:你就像吹普通气球一样,往里吹气,早晨吐出的气最混浊最完整。

波鼓起腮帮子,转眼,吹胖了气球,又付了一张十元的纸币。

那个人说:感觉如何?

波的心里,像是腾空了堆积杂乱物品的屋子,可他说:就那么回事。

那个人手里牵着一根细绳,绳头的气球就升起来,飘在那个人的头顶。喊声转了个弯,可是“收购烦恼”的声音还是持续不断地传过来。波和妻子坐在桌边用早餐,仿佛没发生过昨晚的口角。

今天是双休日。波忽然提出去菜场,而且,报出的品种都是妻子嗜好的菜蔬,妻子的脸上一片灿烂。波下楼,远远看见十几个五颜六色的气球飘浮着,气球的细绳束在那个人的手里。那个人在往下拽气球,“收购烦恼”的声音却一直不断。

波走过去,疑惑着,一个一个气球是充着烦恼吗?如果这样,波



想：人们有那么多烦恼？以往，他以为独有他家有烦恼。人多么奇怪呀，本来高高兴兴、欢欢喜喜的，一件小事，那高兴那欢喜就顿时消逝，真像梦一般，甚至，他悲观地想：生活的真实就是烦恼。

现在，波的心情像太阳升起的晴空。他紧步前去，却已来不及，那充满了不同烦恼的气球，将那个人拉离了地面，可那个人还是舍不得松开手。

波仰起脸，希望气球把那个人带到楼顶的平台，只是，气球一个劲儿地往上升。那个人蹬着双脚，有点无着落的样子。居民纷纷赶出来看这一奇观，都说这个人收购烦恼，这下够他烦恼的了。

气球升到半空中，有两幢楼码起那么高，突然，一声爆响，随之，一连串的爆响，是气球爆裂了。那个收购烦恼的人像被击中的鸟，一下坠落下来，重重地落地，声音很沉闷。可他落地躺倒，过一会儿，起身，拍拍土、伸伸腿、揉揉腰，乐呵呵地笑着，随即按响了腰间的电喇叭，电喇叭发出喊声：收购烦恼，收购烦恼啦！你有烦恼，我来收购。



佛 缘

○刘国芳

小女孩的父母总吵，小女孩在父母吵的时候就喊：“不要吵了。”喊也没用，父母仍吵。小女孩就哭，但哭也没用。父母不管小女孩，还吵着。

有一天，小女孩的父母又吵架时，小女孩悄悄走了。

两个大人吵着，没顾及小女孩。等到吵累了，他们才发现小女孩不见了。两个人立即出门去找，但根本找不到。

小女孩去了大华庵，在这儿，小女孩静静地坐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跟一个尼姑说：“我要出家。”

尼姑吓了一跳。

小女孩以前常来大华庵，跟奶奶来。小女孩的奶奶早年就在大华庵出家，后来虽然还俗了，但还俗后奶奶还是经常到大华庵来。有时候住一天两天，有时候住一个月两个月。小女孩上学前经常住在奶奶家。奶奶很亲小女孩，总带在身边，去庵里也带着。在小女孩心里，奶奶比父母好不知多少倍。小女孩觉得奶奶和蔼，不像父母那样，吵起来总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小女孩还觉得奶奶慈祥善良。比如，奶奶带小女孩去庵里时，在路上看见别人拉着车上坡，奶奶老大了，还会伸手推一把。外婆没有多少钱，但她宁愿不吃，也会把